

怀着柔情战斗

《山花烂漫时》值得每一位老师观看。南方的大山密密相连，华坪女中的老师们穿行在大山之中，遇见了熟背课文却被家人中止学业的女娃、为了保护母亲不被家暴而不愿上学的女娃、读完初中就马上要嫁人的女娃、因为贫困而下田干活的女娃……山路难行，更难走进的是大山中的人心。同事们徒劳无功，忧虑沮丧，张桂梅瘦得像一杆旗子，说：“我们不仅是在招生，我们是在与千百年的习俗对抗。”

我被这句话震惊！是的，从古至今，有意义的事业无一不是一场战斗，并且是坚定、勇敢而又充满柔情的战斗。

高中有一篇课文，茹志鹃的《百合花》，写了两个羞怯的人，一个小战士、一个新媳妇。小战士一被调侃就“飞红了脸”，但就是这样一个羞怯的年轻人，为了战友而勇敢地“扑”在手榴弹上。新媳妇当然也是羞涩的，但在小战士牺牲后，她“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我一直困惑于茹志鹃为何刻意书写战争中的心灵柔情，但当我从另一角度看时，一切又豁然开朗：只有一腔柔情的人，才会投身这本来无望但庄严的事业。

为了理解这篇课文，我阅读了很多文献，有批评，有称赞，有不解，但绝大部分都认为，这样的人物设定不够真实，甚至有点肉麻。我曾同意这种看法，但此时却又不能不藐视那些只能看见“真实”（或许只是现实）的人。他们只能见到大地上的尘土飞扬，却无法遥望远处的高山，更不曾想象有人能够行至山的顶点。他们是精神上的盲人，无法通过语言来瞧见灵魂。

一个真实的人，胜过一万个虚构的榜样。这就是张桂梅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她无言地告诉我们：人有灵魂，灵魂要向上攀登。

我默诵着张桂梅给华坪女中定下的校训：“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张桂梅一定不是一个自负的人，她可能是在一个无助的时刻突然体会到某种非此不可的力量。世上如果有一条通向伟大的道路，那条路的路标上一定写着“必然失败”，因为所有的伟大都是在对抗那个必然失败。在那条路面前，无论是高山还是溪流，伟大还是卑微，都来自张桂梅真实的内心。她必须用一个自己战胜另一个自己，她要登上高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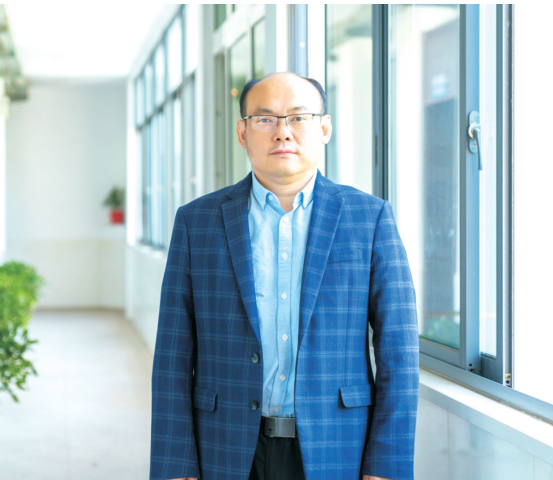
然而，又是什么样的力量会让一个人选择必然失败呢？一条汹涌的大河一定汇聚了无数晶莹的水滴，一个勇敢的战士也必定汇聚了无数剔透的柔情。电视剧里的张桂梅，纪录片里的张桂梅，都同样严肃而深情地看着自己的学生们，用贴满膏药的手拍他们的肩膀，摸他们的头发，也呵斥她们偶尔的懈怠。此刻，我感知到自己 and 时代的幸运，在无数孱弱的溪流中，竟能有一股清泉滋润心田。

对学生的赤诚之爱，给了张桂梅勇气，也给今天的教育保留了尊严。今天的教育很难还称之为教育，学校津津乐道于各种备考策略，而社会每到高考就有一轮疯狂的排名，于是，成绩之外的事越来越不被关注。成绩不好的学生越来越容易受到漠视，所有的学校、老师和学生整天都浸泡在排名的焦虑中。然而，爱，这颗教育的心脏，因为张桂梅们，仍像开在石缝间的倔强野花，用单薄的身躯给大地以生机。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今天教育上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是社会的问题），其源头就是爱的缺乏。北大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专门研究宋代历史，我很喜欢读她的书。昨天无意中发现了她的一次演讲，以为是讲历史的，点开一看，原来是她作为一个母亲来讲儿子决决的辍学经历。她问：“为什么我的孩子有那么多优点，在学校都不被看见？”舞台的光照亮了她脸上的悲伤。决决有很多优点，勤奋、好学、动手能力强、能体谅别人、有组织能力，但是因为成绩差，这些都不被看见。很多人不理解辍学，觉得是孩子偷懒，躺平。其实，辍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从充满活力，再一步步走向无助，以至对自己、对学习失去全部希望的过程。比起辍学这件事，这个过程更让孩子痛苦——对他们来讲，辍学反而是一种解脱。

其实，辍学的何止决决一个呢？缺乏爱而带来的教育问题，又何止辍学一种呢？在学生“生病”的过程中，如果有人能理解他们的处境，给他们力量；如果有一所学校能努力改变教育的方式，让学生有更多认可；如果社会少一点功利，人们爱学生胜过爱清北……学生的痛苦和痛苦的学生都会少很多。

这当然很难，几乎是“必然失败”，因为这几年的教育习俗几乎是已经默认了这些都是升学率提高要付出的代价。但是，看看张桂梅吧，读读《百合花》吧，为了孩子，怀着爱，走上战场。



舒兴庆，中学教师，诗人，在《中国德育》《诗江南》《安庆日报》等发表论文、诗文近百篇，部分收入全国语文教育、诗歌、随笔年度选本。曾获安徽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中华书局伯鸿书香奖。

窗台上的天竺葵

西 洲

地好。

天气阴沉时，世界灰白灰白的，远山顶上云朵厚重黯淡，一组亮灰色的光线从云中落下，像雨线不断。暮色铺陈，然而雪仍在路上。成群的乌鸦从草原上飞回来，一到黄昏就呼啦啦拍打着翅膀从光秃秃的榆树上飞到松树没有雪的枝头。

那些天竺葵就在窗台上看着这些稀松平常的光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乎相同的冬天风景。

晴天的昭苏像一个童话世界。院子里一片长满白蜡、榆树、白桦和杨树的小树林总是笼罩在一片苍茫的白色之中。要么是寒凉而又冷冽的白霜，要么是浓重又神秘的晨雾，要么就是剔透而凌厉的雾凇。稀少的枯叶罕见地从积雪的树上露出来，几乎可以像一只鸟从厚厚的雪中探出头了。几株松树长在道路两旁，当然被厚厚的雪压住。

太阳升高了，偶尔一阵风、一阵乌鸦拍打翅膀，都会震动树上的雾凇或者积雪，它们就像闪光却又轻盈的金子从树上纷纷坠落，悠扬、缓慢，映照着阳光，晶莹、闪烁，有时候就悬浮在空中，仿佛那一瞬，时光停滞，世界静止。

天竺葵在这样的天气里仍然盛开得无拘无束。它们在有暖气的室内临窗而立，开出一簇又一簇表情各异的花。

夜晚窗外如果一片暖黄色，那一定是一场大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落下。雪花带着自身的光亮从世界之外飘落。在越来越隐约的温柔中，重读阿摩司·奥兹的《费玛》。看到第四章，我读到自己画线的地方，是写那个刚从耶路撒冷石头铺成的小径上爬起来的费玛，“心不在焉地站在雨中，看上去像个茫然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去向何方”的傻瓜，于是他抬头看到了许多窗户，紧闭的，或者虽打开却被窗帘

遮蔽的，那些阳台上几乎都放着一盆天竺葵。“雨水使天竺葵发出肉感的光亮，让费玛想起一个荡妇那两片涂着口红的嘴唇。”就是那种令费玛想起“荡妇两片涂着口红的嘴唇”的雨中天竺葵，才让我当年莫名惊诧，于是才将书中所言天竺葵与实物对上了号。从此再读到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天竺葵，才有了实物之指。

弗兰纳里·奥康纳有一篇以天竺葵命名的短篇小说。讲一个上了年纪的叫达德利的白人老头，跟着对他尽义务的女儿到大都市纽约过晚年无聊无趣的生活。因为很难和后辈们融洽融合，每天，老达德利蜷缩在那把“与他的身体形状渐渐浑然一体的椅子上”，一边回忆往事，一边等着十五英尺外的窗台上，一株总是在相同的时间被搬出来的天竺葵。复杂的城市，时髦拥挤，也肮脏寂寞。一模一样的大楼，一模一样的尖嘴猴腮的陌生人，以至他每天打发寂寞和无聊时光等待远处窗台上一株被搬出来的天竺葵时，还内心不甘：我的家乡有很多天竺葵，我家乡的天竺葵才好看，我的家乡才适合养天竺葵，我家乡的天竺葵才是真正的、“千真万确”的天竺葵。

想独自度过晚年生活，却又对从未到过的纽约心生向往，窗台上那一株病态的天竺葵，那株最终从六楼掉下去摔碎了花盆、根裸露在空气中的天竺葵，在进城之后悔之晚矣的老达德利眼中，是无聊、也是安慰，是无拘无束的乡下生活，也是无奈黯淡的现实挣扎。也许正因如此，他才对着空荡如伤口的楼梯，对着摔下六楼的天竺葵，不可遏制地泪水奔涌。

我真想对那个老头说，去捡吧，捡回来那个落在小巷深处，根裸露在空气中的天竺葵。它太不容易死了。只是我深知，他在乎的并不是那一株天竺葵。



宁静的河畔
李海波 摄

篝火

董本良

杨老汉似一坨铁焊在铁架上。他阻止天柱山东关游线索道经过自留山：旅游不能这样搞，怕走路，旅游啥？恁多的铁家伙竖起来，山成了锅炉架子，还是山吗！他褐色的脸上阴沉着滴水。

四十五年前，杨老汉学石匠，第一个工程就是凿东关石阶。师傅教导，不要过多损坏植被，就地取石凿阶，先正凿排眼，再斜凿穿透崩开，凿子顺纹路凿平。那时他很用心，不出半年，锤、凿、鑿像长在他手里，使得精熟。他要这块石头横着落，不会竖着掉；他要那块斜着崩，绝不会平着开。师傅把唯一的一副墨镜给他戴着：还要娶媳妇，莫让石屑伤了眼。结果师傅的眼伤了。他更用心，手上心里都是劲，鑿子在石上游走火星四溢，像龙潭河乡亲心头冒着的小火苗：游客往家走，票子门里飞。师傅的侄女小陈送食物到工地，一颗春心被小杨手里的凿子凿开，腊月里他们成了亲。

为揽活，吃住都在山上，晚上拾来树枝枯叶燃一小堆篝火，石洞温暖了许多。凌晨，洞外依稀灰白，小陈朦朧中撩撩头发，却尽被霜雾染湿，轻抹小杨也是，心说男人的火气也旺不到哪里去呀！小杨惊醒，顺势抱紧了她们。

“省省吧，牛还要歇晌呐！”
“哪一犁能省，荒土不长粮。”小杨呵呵笑道。

三年，整整三年啊，两千级石阶终于凿成，远望层层叠叠，势如天梯。大天门的“石谷天梯”，就这样被他们一身汗一手茧给开凿出来了，可索道一开，谁还费这力气爬这天梯？想到汨汨汗水白费，杨老汉的心隐隐地痛。

杨老汉铁架上猴了七天，谁的话都不听不进。

儿子回家了，他是天柱山中学的高级教师，儿子说：“父，清明节快到了，上埋怨岭祭祖去吧！”

儿子带毕业班，平日总不得空，他心里一热，依然满脸秋霜：“让你来哄我走？”

“索道是公家的事，祭祖可是私家活，您过去老说，干什么也不能忘记祖宗啊！”这理由足够，杨老汉不得不随儿子去埋怨岭。车可以开到山下，儿子却把车停得很远。天突然阴了，扯起细蒙蒙雨，蜿蜒过去，得一小时，他担心儿子感冒，儿子吃的是开口饭，嗓子坏了，就是他丢了凿子鑿子，还怎么活？儿子似乎有准备，在后备厢翻找，拿出一件雨衣，一件蓑衣：“幸好，蓑衣还没捐给博物馆。”蓑衣是老伴亲手织的，伴着他开凿“石谷天梯”的三年岁月。不由分说，老汉把蓑衣绑在身上，觉得老伴又回到身旁。蓑衣浸了雨水带了心思，压得老汉气喘如牛。

杨老汉砍刀除杂灌，镰刀割茅草，儿子挂幡放炮，老汉一阵欢喜一阵悲，儿女

施法者（组诗）

李 硕

百里石拱桥

五十多年来，河面的影子颤抖了无数次。狂风暴雨的拍打使之巨人愈发坚韧，弓腰不是驼背那是一次又一次的低调，谦逊无数的指纹与脚印，最终深深地镌进了他的软肋堆起了，一座八十五米跨度的山河脊梁

名士大栢

残月幽冷，洒落在伊犁河上微波粼粼，轻轻晃动异乡客子孑的背影。边境寒风凛冽推不倒天山的巍峨；冰河、大漠拦不住勘探者深浅不一的脚步故事里的长辫子，望了十三载东南方，那里，有一轮圆月照在那年百里墩东口冲的荷花塘上

施法者

一捧泥土折叠的上百种方法烂熟于心行云布雨的法术儿时便会，满天星辰被一一播种月亮俯身轻吻每一个努力拔节的“小人”桃树如何垂挂红霞虾塘为何跃动金甲小黄牛驮着晨雾走过新修的沥青路，那些镶嵌在山乡田野的新坐标每一道沟壑都刻着无比挺拔的名字“啊！明天依旧值得赞美”

◇人间小景

吃莲花

朱盈旭

午间，雨丝飘落，丝竹管弦般的清凉。和三两个浪漫女子，顶着一头碎雨，从故道的一片野塘里抱回几朵莲花。

怀中的荷花，青枝细长，含苞的白荷，瓣尖上有点红。突然想起老舍先生的散文《吃莲花》。文中写老先生也得两朵如此白荷，竟拿檀香粉细细给白荷涂了涂，于是全白了。

为什么呀？为何要涂？尖红的荷多好看。粉嫩嫩，滑腻腻，饱满，倒过来看，像唐朝那个贵妇玉环的美人脸。又像日本艺伎的一张脸，白白的，小嘴一点红。

几朵红荷开得太好，怒放得圆润丰美。红瓣披垂，有点衣衫不整的娇慵模样，令人心生起怜爱，像对未睡足的美人。

带回书斋，用古瓶清水养起来，想把每一寸光阴变得如莲花一样。斗室弥散甜腻的荷香，架上的每一本书似乎都陶醉了。

黄昏，踏进家门。刘先生在小厨房里忙活，一股浓浓的香油味。

“来来来！做了一道雅菜！”他声音清亮，像刷了一层芝麻油。

换了闺蜜新送的藕荷色湖绉睡衣，我轻倚紫色门框，眼皮子不抬，懒懒地问一句：“晚饭吃啥？”他不回头，高声说：“济南小吃，油炸莲瓣！足足用了二两芝麻油呢！”

我顿时收起姿态，花容失色：“我的荷花！尔等莽夫！”

刘先生风轻云淡，两手忙不停，一努嘴：“喏，老舍先生的《吃莲花》，雅着呢！”

我一本读完忘记收起的书，翻开着躺在灶台上，无辜成了菜谱。

窗外响起了窸窣的雨声，雨滴在叶色老气的梧桐上乱走，像一对闺蜜软软的耳语，被谁不时惊扰。想起张辑的《疏帘淡月·寓桂枝香秋思》里的一句：“梧桐雨细。渐滴作秋声，被风惊碎。”

我古瓶清水里只养了半日的莲花，此时，已化作人间烟火里一股香油味。白瓷盘盛着，遂举箸，贪婪香甜入口。刘先生拊掌，笑我亦是俗人一枚。

清风细雨里，墙角青苔碧蓝，窗上万家灯火。人间安然，时光清甜。

